



# 為什麼迎客松下科技興

葉  
梅

說到迎客松，人們很容易就想到安徽黃山那棵蒼勁的迎客松，那松扎根在石縫之間，軀幹勁勁如蒼龍盤臥，虬枝斜伸似展臂迎客，成為人間吉祥熱情的象徵。而此文要說的是北京密雲溪翁鎮黑山寺村西南的山上，恰也有一棵千年油松，高高地立於山頂，皺裂的樹皮刻滿歲月的滄桑，卻傲然挺起脊樑，在天空的映襯下，恰如神龍凌雲，英姿綽約，格外醒目。這松與明長城的烽火台遙相廝守，可謂京郊雲蒙山間的一道奇觀。

來到黑山寺村的人們，無論從哪個角度，只要抬頭仰望，都能看到黑山上這棵奇妙的松樹，甚至相傳山下那座雲峰寺大雄寶殿前的大缸只要盛滿水，都能看到這棵松樹的倒影，它從容悠然的姿態，讓人不覺心馳神往，飄飄欲仙。

京都密雲黑山寺村的迎客松，有着自己的故事。

顯而易見，首都北京有繁華的街市，也有僻靜的鄉村。長安街車潮如奔流的星河，CBD的玻璃幕牆折射出炫目的現代之光、摩天樓群撐起都市一道道連接未來的天際線，街巷胡同裏隨處都湧動着時代的快節奏。但只要越過三環、四環，穿過層疊的林帶與蜿蜒的山道，便會見到又是一番奇妙景象。在燕山餘脈的懷抱裏，一個個村落及莊戶人家或依偎巍峨的長城，或眺望水庫的清波，在那起伏的田野和森林之間，那些村莊如同時光安放的璞玉，蘊藏著古都北京最本真的肌理。

密雲的黑山寺村便是這樣的一個小村莊。今年春天，我隨北京市文聯「百名作家進百村」的活動，走進黑山寺村，那天清早從喧鬧的北京西客站附近出發，乘車一個多小時到了此地，便頓時感覺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恬靜。這村地處雲蒙山支脈，又在黑山的腳下，東臨密雲水庫，從村頭沿着石板路走去，可見村裏的房屋大多依山而建，道旁的一座座農舍就像童

話中的小屋，潔淨和美，又透着溫厚的靈性。

黑山一名，是因這山上的石頭遇陰雨天便會呈現黑金一般顏色，故而稱作黑山，遼金時期建了黑山寺，後來成為村名，至今已逾千年。那寺廟幾經毀損又幾經修繕，後更名為大雲峰禪寺，直到如今。這座穿越千年歷史的古村可謂「小村莊、大作為」，說「小」，全村只有八十九戶，人口不足二百人，村域面積僅七點三平方公里，說「大」，這村近年來不僅成為北京市生態環保示範村，還成為中國首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示範村。

村支書姓王，是一位七〇後，春光盎然的山野裏，王支書和駐村第一書記老徐帶我們走進科技種植園。起初我們不知道這田野裏藏着的玄機，經他們一路講解，才漸漸明白這座迎客松下的小村莊，七年前與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合作建立了「黑山寺科技小院」，迎來一批批高端的科技人才，分別來自北京市農林科學院、中國農業大學、北京農學院、東北農業大學等地的博士、碩士，與黑山寺村的村委會及村民們有了深度合作。

「黑山寺科技小院」成了一個有名有實的科技平台，一頭連着農林科學院，一頭連着田間地頭，那些年輕的學子把科技寫在大地上，與村民們實行「零距離、零門檻、零費用和零空間」，傳播科技成果，推動科研項目，先後引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水專項」，實施「密雲水庫面源污染可持續發展項目」等。他們長時間住在村子裏，致力於「人工濕地處理生活污水、板栗殼等廢棄物資源化、建立農林複合林下種植中草藥、庭院清潔生產展示可食可賞蔬菜種植」等科研成果的推廣，並一一取得成效。

靜謐的古村在新時代的陽光下，彌散着前所未有的科技氣息，王支書和老徐說，特色農產品致富工程已讓村民嘗到了甜頭，「科技小院」與小學校共建的科普基地，吸引了一批批

密雲以至京城的中小學生，孩子們走進科普訓練營地，開展農耕文化彩繪大賽，微景觀設計與展示大賽，親身感受科研給田園帶來的驚喜。「科技小院」還與中國農業出版社一起建立了農家書屋，在黑山寺村興起全民閱讀之風。

那棵千年古松見證着這一切，同時還有經歷過五百年風雨，已繁衍成三棵連體樹的銀杏樹；即使嚴寒來臨也仍有一抹綠色的百年栗子樹，更有山後那眼長流不斷的「廣慧泉」，它們都默默地陪伴着山村的科技新風。

對水的珍愛，是黑山寺村，也是密雲人的傳統。保護密雲的水脈就是保護首都的生命之源，對環繞密雲水庫的山巒土地加以呵護，才能確保水庫之水長久的安全，黑山寺村愛惜這廣慧泉，參與「密雲水庫面源污染可持續發展項目」等一系列舉措的意義正在於此。

這個冬日，我又一次來到黑山寺村，仰頭看那山頂上的迎客松，它一動不動地守着這山這水，而這裏的人們也一代又一代守護着它。多年前，王支書還是小王的時候，有村民起念想砍了這樹做傢具，被小王的父親義正辭嚴地攔住了，小王父親寧願砍了自家的椿樹送給那

村民，也要斷了他們想砍這松樹的念頭。如今村裏自發成立了「護樹小組」，定期為古樹修剪、防治病蟲害，全村森林覆蓋率達百分之八十，滿山青翠滿村恬然。

持續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示範村建設，打造「水環境管理可持續樣板村」，擴大科技小院成果應用，進一步建立文化小院，生態小院，無廢鄉村，是黑山寺村下一步的目標。目前全村六十八個院落中，有二十六個發展為精品民宿，迎客松伸開雙臂，歡迎天下來客。

幾年來，參與「科技小院」的年輕科技人員已達三十多位，他們以村為家，從「來客」變成主人，黑山寺村的村委會和村民們授予他們「榮譽村民」稱號，其中獲得明顯成果者更為「優秀村民」。今年「世界環保日」的那天，黑山寺村委會為這些「榮譽村民」頒發了證書。

北京街市的喧騰，是時代前行的鼓點，而鄉村的科技興起，則是文明扎根的土壤。鄉村振興的浪潮，推動着首都北京傳統與現代的共生，城市與鄉村的雙向奔赴，給美麗中國增添了無限生機。



遊客在北京慕田峪長城遊覽。

新華社

## 冬暖「三寶」



自由談  
霍無非

我的家鄉在塞北壩上，冬天風雪交加，寒風刺骨，以往眾鄉親要借助幾件暖具度過漫長的冬季。

熱炕是農家的標記暖具。仲秋始，每戶都要把自家的炕檢修一番，該補的補，該盤的盤，含糊不得。這是個技術活兒，得請有經驗者動手，這樣的能人各村都有，相互幫助形成鄉風。把炕拾掇好，試着燒炕，直燒

得暖融融的，不堵不漏，煙囪排煙順暢，裏裏上升，才算大功告成。待炕面乾透，鋪一張上好的炕席，如同好馬配好鞍，再放上一條條被褥，全家躺在暖炕上美美睡個好覺。

家鄉農舍，坐北朝南，呈「兩房兩火炕一間」格局。灶間設在房舍中間屋門旁，兩側為東西廂房，各有一個灶連着炕頭。勤勞聰明的老祖宗發明了這種灶炕，主婦們在灶間拉着風箱做飯燒水，灶膛的火呼呼燒，一會兒炕就暖了。有「起兒」（客人）來，主人連連招呼「上炕」，這是一種農家禮儀，同時也表明炕有多重要。

有了炕還不足夠，許多農家喜歡在炕上擺一火盆，這是另一種鄉土暖具。火盆並不高檔，一般是泥質的，大小與臉盆相當，外觀樸實，移動方便，十分耐用。有些家庭的火盆用了多年，出現裂紋也不換新，用鋼絲箍緊繼續使用。火盆燒炭最佳，但不經濟，勤儉的鄉親將灶中燒了多半的碎木塊放入火盆，加上玉米芯接着燒，屋內陡添了幾分暖。調皮的孩子們，把土豆和餽餽放入火盆燒烤，嗶剝作響，香氣滿屋，吃得孩兒唇嘴烏黑。火盆與炕可以形成互補，不燒炕時，用火盆烤手，也可以禦寒暖身，但入睡前主人會把火盆移到灶間滅火，一來騰出炕休息，二來免得夜間一氧化碳中毒。

火盆還有溫酒熱食的功能。冬日事閒，邀三五親友小酌，眾人上炕盤腿圍坐，菜上炕桌，醪入酒具，好一個「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把盞熱聊，酒暖為宜。那時，農家一般用平口長頸，上窄下寬的二兩瓷酒壺，與若干小巧的酒盅配成套，把酒壺插入忽明忽暗的火盆中燙熱，拿出倒酒，一兩酒剛好倒滿四隻小酒盅。就這樣不斷地燙，不斷地倒，窗外寒雪窗內暖，酒醇話長意更濃……

熱炕、火盆、酒壺這暖具「三寶」，從體積上講，恰好能具具兼容，件件相套：炕套火盆，火盆套酒壺，功用優於洋「套娃」，家鄉的風情，有時就這麼俏趣。



君子玉言  
小畜

鄉，姐姐已提前做好準備。

故鄉終於有了冬意，水杉、梧桐、槭樹……赭黃、酒紅，河邊岸柳依然葱蘢。需要祭燒的衣被物品，不少是新的好好的，但按風俗都要給逝者「送」到，特別是喜歡的東西。

從酒店到老屋步行十幾分鐘。過去我們都是歡歡喜喜地邊走邊拍照，到家跟媽媽聊天說笑。如今，默默走回家，面對空寂的房間，不知該說什麼。在老屋對面和上大路的餐館吃家鄉菜，點了醬鯪魚和醬鴨。以前媽媽每年冬天親手做醬鯪魚，留給我們過年吃。忙上幾天，手凍得通紅，還會生凍瘡，七十多歲時仍在做。後來我們勸母親，才停下來。只要我回去，媽媽一定也總會備好我喜歡的燴蟹、酒釀。

夜晚初寒，穿着媽媽手織的毛護膝，一向怕冷的我竟然一點都不覺得冷。收拾遺物時，還發現媽媽織的手套，大小是孩子戴的那種，應該是給外孫女的。我撫摸着媽媽親手編織的毛襪手套，經緯間還彷彿帶着媽媽的體溫，潸然淚下……但凡找到寫有媽媽筆跡的本子，我都帶走。媽媽的字跡工整清秀，記着我們和親友的電話號碼、我們陽曆和陰曆的生日，還有一些從報紙上摘抄的謎語、好句子……

母親一直在訓練自己的腦子，不讓退化。一直努力維持自理能力，學習新事物。每月看書差不多要二十幾本。直到臨終前幾天，口算心算仍是又快又準。微信用了十幾年，八十歲開始學習網購，從網上買這買那。二〇二一年

按老家的習俗，逝者的靈魂在去世後的第五個「七天」（第三十五天）會最後一次回家告別，然後才真正離開，去往另一個世界。所以「做五七」是一個極其重要和隆重的祭奠節點。我們又趕回故鄉，姐姐已提前做好準備。

故鄉終於有了冬意，水杉、梧桐、槭樹……赭黃、酒紅，河邊岸柳依然葱蘢。需要祭燒的衣被物品，不少是新的好好的，但按風俗都要給逝者「送」到，特別是喜歡的東西。

從酒店到老屋步行十幾分鐘。過去我們都是歡歡喜喜地邊走邊拍照，到家跟媽媽聊天說笑。如今，默默走回家，面對空寂的房間，不知該說什麼。在老屋對面和上大路的餐館吃家鄉菜，點了醬鯪魚和醬鴨。以前媽媽每年冬天親手做醬鯪魚，留給我們過年吃。忙上幾天，手凍得通紅，還會生凍瘡，七十多歲時仍在做。後來我們勸母親，才停下來。只要我回去，媽媽一定也總會備好我喜歡的燴蟹、酒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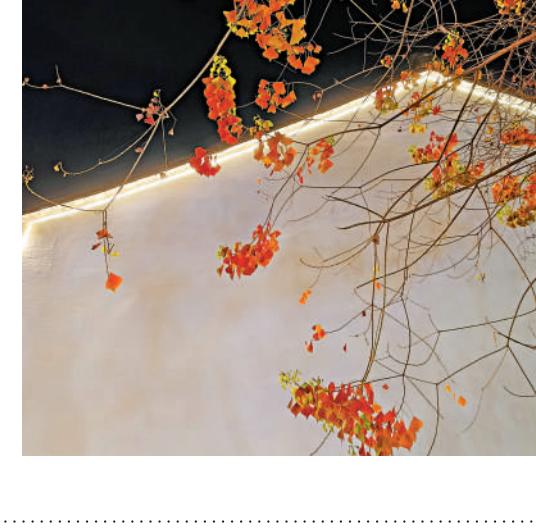
夜晚初寒，穿着媽媽手織的毛護膝，一向怕冷的我竟然一點都不覺得冷。收拾遺物時，還發現媽媽織的手套，大小是孩子戴的那種，應該是給外孫女的。我撫摸着媽媽親手編織的毛襪手套，經緯間還彷彿帶着媽媽的體溫，潸然淚下……但凡找到寫有媽媽筆跡的本子，我都帶走。媽媽的字跡工整清秀，記着我們和親友的電話號碼、我們陽曆和陰曆的生日，還有一些從報紙上摘抄的謎語、好句子……

母親一直在訓練自己的腦子，不讓退化。一直努力維持自理能力，學習新事物。每月看書差不多要二十幾本。直到臨終前幾天，口算心算仍是又快又準。微信用了十幾年，八十歲開始學習網購，從網上買這買那。二〇二一年

疫情期間從新加坡回來，獨自坐飛機，獨自去外區隔離半個月，再獨自坐大巴回家。一個「八〇後」老太太，真是厲害！

母親開明，理解小輩人的生活方式，深得小輩的喜愛，孩子們與外婆很親，什麼事都喜歡跟外婆聊。元元小時候跟外婆一起生活了六年，小孩子淨從網上買一堆無用的東西，外婆並不責備，還幫她交錢收貨。那時沒有電子支付，元元想辦信用卡，老太太就帶着她去銀行，人家說孩子太小，不給辦；母親說「那用我的身份辦」，人家又說太老也不行。一老一小只好悻悻回來。母親繡十字繡，以齊白石的蝦為圖案，覺得應該有點色彩點綴，就問小不點：把蝦繡成紅色的，好看嗎？小不點說，那不成煮熟的蝦了嗎？母親跟我們笑提這事，大家笑了好幾年。叮叮小時候調皮，外婆去給他開家長會，他捱了父母罵也躲到外婆這裏，外婆家是避風港。母親從北京回去，小寶悄悄塞了五十元錢在外婆箱子裏，母親念叨了好久……孩子們長大了都很好，成了外婆的驕傲。我從香港回來，回家看過媽媽後，這才覺得安妥下來。

喝過老酒，我們在老街蹣跚，沒有了媽



媽，蹣跚漫無目的。過去這條叫「船舫弄」，那條叫「王衙弄」，還有池塘「碧霞池」……可惜改造後都消失了。街邊一棵老樹，恰好留下幾片葉子，紅得正好，舒朗得正好，映在粉牆上，點綴得正好。走到河邊，老屋在對岸，街燈屋影倒映河面，暖色澄靜，母親的老屋，沒有燈光。

站在家門口的橋頭，突然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感覺。走過無數次的西小路、謝公橋，曾是百拍不厭的風景。我們與母親在家門口拍過照，在橋頭拍過照，在廊簷拍過照，在柳樹下的船上拍過照，在荷花塘邊拍過照，在西小路的石板路上拍過照……牽着媽媽的手，摟着媽媽的肩膀，扶着媽媽，年年拍，次次拍。如今，媽媽不在了，哪裏還有風景呢？我們對於母親的美好回憶，成了最有溫度的畫面。

「做五七」的頭天晚上十點，我和妹妹把家門打開，迎接母親「回家」。河風習習，古城沉靜，我們坐在老屋等候，然而母親沒有給我們任何暗示。但我始終有個幻覺：總覺得媽媽還在，只是我們看不到她。

次日去墓地供祭，「送寒衣」。母親生前的物品在火焰中慢慢化為灰燼，人的一生就這麼過去了！突然，一隻蝴蝶不知從哪裏飛來，繞着每個人飛了一圈，然後落在石壁上。這是一隻橘色黑點的蝴蝶，很漂亮。直到所有東西燒盡，我們即將離開，蝴蝶還靜靜停在那裏。

我們相信蝴蝶是媽媽的信使，媽媽捨不得我們，特意回來再看看、好好告別；並告訴我們：東西收到了。蝴蝶停在石壁上久久不走，是在默默守護我們，目送我們離開。

一個人的組成，除了血肉，還有回憶。媽留給我們那麼多溫馨的回憶。愛不一定是一切圓滿，但愛是媽媽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

◀故鄉冬夜。

作者供圖

葉靈鳳接棒許地山（上）

許地山與葉靈鳳都是現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家，但在早歲，也就是許地山還是落華生的時期，兩人並無交集。一來許地山長葉靈鳳整整一輪，差了差不多半輩；二來許地山乃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而且除了出國訪學，大部分時間活動在北平，這就與屬於創造社小夥計的海派作家葉靈鳳殊難同框。

但葉靈鳳與許地山注定有緣，訂交之地則是在香港。一九三五年，許地山經胡適推薦到香港大學任教，葉靈鳳則在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後落腳香江。葉靈鳳曾經這樣回憶：「當時大家初來此地，人地生疏，許先生這時卻已經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院長，因此大家在許多地方都得到了他的指點和幫助，從上海搬來的『文協』理事會的每月例會，也借他的家裏舉行，因此像我這樣本來

不認識許先生的，這時不僅認識了，而且漸漸的熟起來了。」（《這事也三十年了——許地山先生逝世紀念》）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記中，葉靈鳳又寫道：「一九三七年初來香港時，許地山曾屢邀到該處（武昌酒樓）飲茶。」

但葉與許的交往，喝茶之外，更多的是並肩戰鬥。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後，部分文藝工作者南來香港。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失守，更使香港成為全國人才薈萃之地。為了緊密團結文藝界人士，充分發揮香港這個「轉運站」的作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決定成立香港分會，許地山等人被推定為籌備員。身為《立報·言林》編者的葉靈鳳也為分會的成立積極呼籲，他在《團結工作已在進行中》一文指出：

對於這建議的實現，本港文藝工作者已經有幾位分頭在準備工作。因了這裏環境的特殊，我們必須取得成熟的客觀條件，然後這工作才可以順利進行和開展。編者希望將來，在這團結之下，除了「喝喝茶，談談天」之外，本港的文藝工作者可以加緊各人的工作和自我批評，監視敵人漢奸的文化陰謀，爭取本港的落後文人和讀者。此外，更和國內的文藝組織取得密切的聯繫，使這孤島和祖國抗戰氣氛的阻隔，能夠從這上面流通起來。

文協（即「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大會主席是許地山。會議選出幹事九人，許地山、葉靈鳳在內。有趣的是，連續三屆都獲任選的，只有三人，許、葉之外，還有一個是戴

望舒。盧璇鑾教授《香港文縱》一書對這段史實有過詳盡介紹。胡從經《拓荒者·墾殖者·刈獲者——許地山與香港新文化的萌蘖和勃興》則收錄大量原始資料。許葉兩人戮力同心，為抗戰文藝宣傳奔走忙碌的形象躍然紙上。

那一時期，許地山終日奔走號呼，食不安席，終於病倒，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猝然離世。他的同事陳君葆在日記中記述了那一刻的場景：「許太太是悲傷之極了，她不是在哭，簡直是直目呆視出了魂的樣子，好久才自言自語地說：『人是會